

艮齋文稿

十五

良齋文稿卷之十五



左近將監立花立齋公武功記

左近將監立花立齋公。雄武絕倫。所向莫不摧破。威名震于天下。其功烈不可勝數。洵一代之良將也。賢裔柳川侯。命信記其武功。信固辭弗獲。命乃謹據史乘。舉其尤赫二者。公諱宗茂。高橋紹運公長子。以永祿十二年八月十三日。生于筑前岩屋城戶次道雪公無子。聞其幼而英偉。請為嗣子。紹運公不許。是時大友氏寢衰。管下諸侯多叛。秋月氏龍造寺氏連兵。

相攻伐。大友宗麟不能制。筑後問注所氏亦貳于秋
月。宗麟遣朽綱宗歷攻井上城。秋月種實赴援。道雪
紹運二公出師助朽綱。會豐後有叛者。宗麟召還朽
綱二公。亦旋師。秋月追躡二公。還戰。是日公始臨陣。
身先士卒。揮刀斬三騎。堀江備前舞眉。尖刀直趨公。
公射之。貫其臂。堀江投刀相搏。公多力。伏堀江。使從
兵。馘之。麾兵進鬪。敵大敗。道雪公見之。益奇歎。固請
為嗣。紹運公以大友氏目衰。欲與戮力。故許之。時天
正十二年。公年甫十六矣。翌年。道雪紹運二公攻黑
木城。與秋月相持。公留守立花城。秋月潛遣輕騎襲

之城。兵皆驚。公曰。敵兵以家君不在。我尚幼。必不為
備。宜夤夜斫營。將士危之。公不聽。帥精銳掩擊。大破
之。是年。道雪公薨。十四年。嶋津義久攻畧郡國。勢強
大。九州牧伯多屬之。惟紹運公暨公不從。義久大舉
入筑前。攻岩屋。公使人謂紹運公曰。岩屋城不險。宜
徙守寶滿。紹運公笑曰。苟有天運。在此可致勝。天運
既去。雖據寶滿。安能保其必勝。惟守義死。強敵顧不
快乎。使者復命。公流涕遣精兵援之。薩軍既圍岩屋。
百道疾攻。紹運公善守。殺敵如莽。而衆寡相懸。城陷。
戰沒。薩軍乘勝趣立花。公自期必死。勵士卒登陴。薩

軍憚其嚴整。使人說降。公不聽曰。大友宗麟稟豐臣
關白之命。使道雪紹運鎮撫一國。不幸皆沒。余雖幼
繼其志。若棄關白之命。壞二公之名。辱莫大焉。宜亟
加兵。余將戰死。從先人於地下也。時天大暑。薩軍攻
岩屋多死傷。弗果攻。遂引兵還。公自城上見之。將輕
騎追之。薩軍不虞其猝至。皆驚擾。因奮擊破之。豐關
白賜書激獎。以為九州第一云。十五年。關白西征。見
公賞其功。賜寶刀。命為先鋒。既而義父降。因賜筑後
四郡。建牙於柳川。是歲。肥後土寇大起。攻平山城。國
主佐二成政納糧。賊據險伏兵。殺部將奪之。賊勢益

猖獗。成政急乞援。公許諾。將佐皆危之。公笑曰。善用
兵者。衆寡無常形。奇正無定勢。苟以彼之所為。二之
於我。則靡弗克矣。此之謂致人而不致於人。是夜遣
精銳先據賊嚮所伏。黎明與弟高橋直次分軍而進。
賊欲出戰。吾兵已據險。弓銃交發。賊不得出。遂納糧
於平山。賊酋有動。大隅大怒。以兵三千扼歸路。公宜
言敵所要害。擊未可遽歸。俟明日更圖之。賊信之不設
備。因急掩襲。賊駭走。惟大知豐前督兵薄公。二親當
之。斬六騎。有動下總。以長槍刺公。傷右臂。公握其秘
掣而剄之。會直次軍至。俱擊之。賊大潰。關白賜書賞

其功。文祿元年。關白大舉伐朝鮮。公提兵三千航海。拔諸城入王都。朝鮮兵據險絕糧道。諸將攻之不克。元帥浮田秀家遣公二視地形。黃茅没人。多大石。進退甚艱。乃夜命步卒芟之。翌夕設伏。又使步卒芟茅。虜爭出逐之。遇伏駭奔。公急追抵其營。縱火焚之。斬首七百餘級。二年春正月。明李如松將大衆援朝鮮。弭二十萬。陷平壤。小西行長敗遁。公在開城發兵援行長。猝遇明兵。擊破之。斬獲千餘。還開城。與黑田長政。小早川隆景諸將堅守。軍監石田三成等遣人迎還王都。諸將不肯退。大谷吉隆來諭。乃收兵。會議于

王都。諸將聞如松兵威甚盛。皆欲嬰王城拒守。公曰。彼衆我寡。非野戰不可克也。若坐守都城。彼必多築堡壘。斷釜山援道。四面合圍。不亦危乎。今明軍未審我虛實。且其衆悉聚。是天所與。破大敵。耀我兵威於異域。斯為時矣。機不可失。諸將不聽。獨隆景奮曰。立花之言是也。明軍縱有百萬。請為諸將破之。於是議決。諸將推公為先鋒。廿三日。如松屯碧蹄館。旌甲蔽野。廿五日。公戒將士曰。明日之戰。非入死地則不得生。汝等當各致死。力就功名。將士皆忼慨。夜參半。與弟直次將兵三千發都。時公年二十有六。鎧冑甚鮮。

英姿凜然。分兵為三隊。小野和泉。立花三左衛門。為先驅。十時傳右衛門。內田忠右衛門。次之。公為後勁。遇如松先鋒。十時傳右衛門。踰前隊疾進。擊敗之。逐北爭進。明軍自左右夾擊。十時及從兵二百餘皆死。明兵乘勝銳甚。小野和泉。立花三左衛門。擊却之。明兵萬餘。沒競至。我兵僅八百。弓銃齊發。舞槍格鬥。殺獲甚多。而明兵益加。幾不能支。公率二千騎來救。馬上揮偃月刀。捷如風雨。當其鋒者皆仆。將士皆奮擊。莫不一當百。斬首二千五百餘級。明軍稍却。公休兵。犒以酒食。如松又驅大眾而至。隆景麾兵邀之。力戰。

良久。公與毛利秀包。橫衝中軍。如松督戰甚力。我兵殊死鬪。呼聲動天地。明軍大敗。如松僅以身逃。我兵追擊蹙之。河浮屍蔽河而下。如松志氣沮喪。稱疾請代而歸。於是公名震殊域矣。加藤清正在咸鏡。聞此捷曰。先鋒得非立花乎。問之果然。其為名將所稱許如此。慶長二年。再伐朝鮮。公營釜山。明揚鎬麻貴。圍清正蔚山城。晝夜急攻。城中兵寡糧盡。守禦甚固。公援之。抵亢清。遇明兵。擊破之。遂入城。清正大喜。諸將亦來援。明軍大敗。是年大閤薨。諸將撤營班師。公曰。行長遠在順天。恐為虜所擒。請待之。諸將方思歸。以。

國有大喪。辭。公曰。行長為擒。乃國之恥。我當留此。與同存亡。息津義弘。寺澤正成。然之。馳使告行長。明韓列戰艦數百隻。要我於洋中。公與諸將力戰。全師而歸。五年。石田三成。移檄諸侯。公抵久留米。謂毛利秀包曰。孺子如冲。不應有此舉。蓋出于石田詭謀。子何不見主將諫之。秀包然之。相與赴藝州。見輝元。告以公言。且曰。此大事也。若不濟。大為家國之禍。不如從關東鎮定西州也。輝元弗聽。於是不得已。俱入大坂。攻大津。既而關原敗報至。公收眾還柳川。鍋島氏勒兵侵柳川。公拒戰。殺傷甚眾。而我精兵亦多死。會加

藤清正來議和。鍋嶋氏引兵還。清正使人謂公曰。卿雄勇所稔。知意當嬰城致死。但麾下驍健之士。悉殉之。不亦惜乎。宜開城。率諸士來肥後。大津之事。我將為卿申理。公感其誠。款開城而出。清正大喜。相與歸熊本。饗待甚優。蓋報蔚山之德也。公寓居三歲。謝清正遊京師。遂來江戶。寓高田寶勝寺。東照大君以其嘗諫輝元。且大津之事。出于不獲已也。召見之。台德大君尤愛其材武。賜棚倉一萬石。大阪之役。召在軍中。參謀議。元和七年。賜柳川舊封十一萬石。時公年五十有四矣。十四年。嶋原教匪作亂。嗣子忠茂

公奉命將兵。先諸侯趣嶋原。

大猷大君召公諮

軍事。公奏對稱旨。因命公徃征。乃以翌歲正月西上。

與諸侯戮力。遂陷之。復命。

大君大喜。謂宰執曰。

直茂壽非不長也。然吾猶欲其益壽。其親寵如此。是歲公傳封於忠茂公。祝髮號立齋。寬永十九年薨。壽七十有四。無子。養弟高橋直次子為嗣。乃忠茂公也。公為人忠直。守信義。推誠愛士。撫之如子。麾下多驍勇豪健之士。皆樂為公致死力。前無勁敵。晚年喜佳勝。邸中築山疊石。引水作瀑泉。大猷大君嘗臨觀焉。賜寶刀一口。後放鷹近郊。歸途又駐蹕焉。賜茶。

盒號肩衝。亦名器也。羅城茶室成。

大君邀紀伊

水戶二侯落之。公與焉。其他臨諸侯邸宅。必命公侍

宴。寵遇與內諸侯同。凡典禮皆與焉。蓋以其勲閥超群。資性又忠篤可倚仗也。及薨。大君震悼。使閣

老阿部重次阿部忠秋弔慰。嗚呼。紹運道靈二公翼戴大友氏。不以盛衰易節。忠勇冠絕鎮西。而公為其所薰陶。結髮臨陣。斬將搃旗。固已屹然名將矣。至若朝鮮碧蹄之戰。則以數千之兵。破李如松十餘萬之衆。俾我邦威武震耀于殊域。於戲盛矣。但大津之事。一旦遜國。然卒蒙聖主之寵。擢傳舊封於後昆。蓋其

英武偉勲。為海內所稱贊。而聖主度量寬弘。德侔天地。故寵擢如此。今侯追思祖先百戰之勞。感戴幕廷罔極之恩。乃命信記其武功。朝夕觀瞻。欲以保祖業。致忠恪。亦可謂守成之令主矣。

皆山亭記

往年。本城仲章來江戶。寓余塾。學焉。天姿溫粹。無稜角。而志氣毅然。不可搖奪。夙夜苦勵。竭力於經術文章。居二年。業大進。歸德山。為文學教授子弟。諄有法。其所居西北諸峰。如屏列。如箕簇。如進而揖。如退而立。如敬而拱。如畏而服。紫翠稠疊。雲煙起滅。悉攬

諸几席之上。而東南之山。則霜墮葉脫。遙黛近螺。從空林疏木之間。踊躍而出。頗勝境也。因取歐陽公醉翁亭記之語。顏其室曰皆山亭。徵記于余。余謂仲章觀峰巒之清秀。玩雲煙之變態者。將以撫勝景。供詞藻之清新乎。抑將以滿爽神觀。盪滌襟靈。以為求道存心之資乎。徒撫勝景。供詞藻。則風流文雅之事。輒近學者所嗜好。奚僕爾。以煩余記為也。若將為求道存心之資。則余雖弁陋。不惜為仲章饒舌也。天地之生我。將何用。父母之生我。將何為。其意蓋欲使其明三綱之義。審九法之理。盡所以為人之道。而有裨

益于天下後世也。此豈易二哉。讀書窮理。淑諸身。施諸人。以為一世有用之人。其存亡係家國之輕重。然後僅可不負于天地父母之心矣。世衰道微。學者屑二然用力於詞藻。配白儷青。彫飾擊悅。噉名攫利。而不復知聖人之道。此輩孰有孰無。如浮漚游沫。均不足為輕重。其負天地父母之心。顧不大哉。仲章繼大華先生之箕業。自少鑽研經術。慨然有志于聖人之道。其學一以程朱為主。躬行實踐。存心修身。推以及人。而倡明正學。觝排異端。欲以正一世之人心。其志如此。想後來精詣深造。充然自得。大有益于家國。

芙蓉峰後
先生改作巨
峰似佳

而吾所謂不負于天地父母之心者。將於仲章乎。見之矣。然則仲章德業之偉。如芙蓉峰之朗出天半。世之學者。皆將歛衽退舍。如諸山之進而揖敬而拱奔。走來會。而其或撫景觸興。形諸吟詠。發諸文辭。亦皆含六經之芳腴。挾峰巒之爽鮮。渾然天成。無迹可尋。較之世之謏二然。專以詞藻為事。而競巧爭奇。於隻言零句之間者。不有大逕庭乎。故余為之記。以勉之。

今而書屋記

北越佐二木履冰。嘗取曾子之語。扁其室。曰。今而書屋。介望原氏。謁余記。余諾之。久而未及。屬稿間。復申

前請甚力。余於履冰雖無一面之雅。而竺原氏之為人。有學問。有行誼。其取友必端。則履冰之好學信道。可知矣。故爲之記曰。今夫正宗之刀。元信之畫。天下之至寶也。況祖宗奕葉所傳。尤宜什襲而勿失。然不幸燬于火。其子孫痛惜之甚。乃懸千金於市而購之。則刀與畫不日而至。或有勝于舊物者焉。何者。以其有可替者也。至于吾身。則眇然七尺之軀耳。然前乎數萬年。後乎數萬年。茫二宇宙。唯有此一身耳。而父母之遺體。祖宗瓜瓞之一氣。內以具五常之性。外以酬酢天下之萬變。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繼往聖

而開來學。皆吾身之所致。所謂聖賢與我同類者。其極重至大。固非正宗之刀。元信之畫可得而擬者。而一旦下世。雖懸萬金於市而購之。極四海而求之。不可復得。何者。以其無可替者也。然而吾身之在世。大都不過七八十年。有老幼焉。有疾病焉。有變故焉。苟不能致二汲二講究聖賢之道。行諸躬。得諸心。而或爲物欲所汨沒。或爲私意所陷溺。言行悖戾。毀其體。辱其親。將何以見父母祖宗於地下乎。昔者曾子有深感於斯。其平生所以保吾身者。戰二焉。兢二焉。戒慎恐懼。無有須臾之或懈。故能使其身為君子人。其

親為君子親故及其易簣也。召門弟子啓手足而示之。又引詩以言其所以保之難。所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嗚呼。如曾子者可謂萬世人子之龜鑑矣。世之學者。孰不誦曾子之言。而能篤信力行者。百無一二焉。獨履冰取其語以揭于室。朝夕觀焉以警吾身。如此則其卒居淵冰之念。未嘗湏臾忘於心。而能保父母之遺體。免毀辱之患。亦可知矣。雖然。朱文公有云。至危者無如人之心。蓋內欲之萌。外欲之誘。紛紜轆轤相競而起。苟非勇猛奮迅。破釜沈舟。出死力而盪掃之。則不陷溺於其中。而毀體玷行辱其親者。幾希。是尤不可不戒也。余雖老。尚其履冰相與勉之。并以勉望原氏云。

祖山東方君墓碣銘

大聖寺藩東方履從余問業。一日拜且請曰。履生也。勉不及識大父。長而聞祖母及二親之言。又詢之多士。其德業可以傳于後。而墓碣之文未勒焉。願先生銘之。乃出狀以示。按狀。君諱望。字滿卿。東方氏。祖山其號。加賀江沼郡人。考諱某。妣田中氏。君幼而聰敏。好讀書。甚刻苦。遂淹貫經史。尤邃於古今制度之學。天性忠直。無城府。廉介自守。不作一毫嬖佞態。明和

七年。為高源公侍衛。屢直諫。公薨。覺成公嗣位。為割
場奉行。苞苴不入門。後晉參政。辛卯歲。大侵。民阻飢。
君請賑之。諸老職不肯。君曰。國飢而不能賑。又不能
糴。則相與不食而死可也。安有下民死而君上獨生
者哉。況倉廩非不充矣。而坐視黔黎之死。是何義也。
老職愧服。亟發倉賑。給全活者無算。□峻德公嗣位。
君兼傳職。公英邁。勵精求治。君獻替竭力。奮不顧身。
公嘗觸事震怒。左右莫能仰視。君進諫。弗聽。猶犯顏
極言。公怒甚。人皆危懼。而君神色自如。公亦卒能感
悟。眷注益渥。擢為騎士。將加祿秩。其忠鯁棘。不阿。

率類是。文化二年。公薨。篤舍公嗣位。轉錦水公子。傳
九年。以疾致仕。十年六月。癰發背。先是。君每自言。我
受峻德公眷遇特深。公以廿五日薨。我亦當以是日
從于地下矣。果如其言。將沒。屬子弟。訓之以人臣大
義。一言不及私事。泊然而逝。年六十六。葬實性院。君
極貧罄。而事親有至性。常自調甘旨。以供父寢疾。七
年。護視不懈。益謹。少時役于江戶。師事山本北山。北山
大加激獎。其門有負才信師者。煽動諸弟子。即群相
應。寄書告之。君峻拒。執師弟之禮如初。由是信者亦
多中悔。北山深德之。稱為君子人。所著有祖山筆記。

刑法原始錄等數種。配東野氏。長子男之吉。殤次子
潛。乃履之父也。銘曰。
人生於三曰君父師。鑠哉維君。一無闕遺。而濟之以
學殖之淵博。志操之魁奇。北山所謂君子人者。可以
揭于墓而無愧辭。

西磐大槻瑞卿墓表

瑞卿產於仙臺。學乎江戶。寓昌平書寮。其為人沈靜
寡言笑。而志氣高邁。博涉經史。喜文章。慨然欲以材
力振于一世。是時泰平日久。四海無虞。士民熙熙。光
風化日之中。而奇才異能。無所騁其抱負。瑞卿以為

天下山水環詭絕特之觀。沈薶於僻落遐陬間。而弗
彰者何限。吾將搜幽抉奇。暴其勝於世。以策山林經
濟之勲也。乃裹糧漫遊。所到必窮。悉著于篇。曰遊豆
雜誌。曰沼海日錄。曰北征日譜。其文環麗雋逸。峰巒
雲煙。自筆下盆涌。江山皆活。疑有神助。祭酒靖恪林
公一覽奇之。延而見之。大加歎賞。瑞卿感知遇。遂去
昌平侍門下。鑽研益苦。文章益進。詩亦清遠饒風趣。
弘化以來。西洋夷船屢抵海瀕。瑞卿以為天地之氣
運愈開。萬國之疆域愈拓。今之蠻夷。非古之蠻夷。而
其意實不可測矣。我乃閉關塞津。曾不知其形勢。可

乎。於是就西學之士。詢其梗概。又取譯書讀之。著各國形勢之畧。曰西洋新史。其後夷舶來愈多。加以地動海嘯之變。人心洶_二大小諸侯。勵文學。飭武術。聘召俊彥。凡挾一才一藝者。攘臂奮襜。爭投功名之會。而瑞卿時已下帷小川街。門人日盛。才名日高。其平昔所厚積而邃蓄者。方將大發於此。不幸遘疾。遂以安政四年二月廿四日沒。年僅四十。嗚呼其真可惜也已。瑞卿諱清禎。瑞卿其字。大槻氏通稱恒輔。號西磐山臺山目邑人。考諱清臣。妣某氏。家世為一鄉名族。配赤石氏。生一女。尚幼。同族大槻清崇。暨門人荒

井某等。經紀喪事。葬瑞卿於麟祥院。又以其伯兄清廉之請。俾余表其墓。先是有齋藤馨者。亦仙臺人才。學文章。與瑞卿相頡頏。二人者。皆從余游。余竊謂近世名儒碩學。相繼淪謝。後來主持天下之文柄者。必此二人也。何意並年未至五十。而先後下世。斯文失所托。白髮青燈。不禁淚澌_二下。是匪獨為吾黨惜。抑為天下後世惜也。銘曰。

松島偉麗。金華雄秀。篤生俊士。學博文富。惟豐于才。而畱于壽。彼蒼者天。胡莫之佑。

槐園馬屋原翁遺愛碣

距福山治可一里有村曰深津。有邱曰原山。懸崖千仞。松杉蓊鬱。仰不見曦景。神農廟在焉。元祿中。坂田玄三所建也。廟下流水潺湲。石路縈紆。頗為岑邃之境。而遠眺尤豁。平楚清夏。滄溟涵天。四圍諸山。紫翠稠疊。輕颿疾艫。出沒白波。杳靄之際。使人翛然忘世。槐園翁屢遊而樂之。每欲營園蕉以老焉。未果而歿。諸門人追其宿志。將立碣廟側。謁余為之文。翁諱成美。字伯好。馬屋原氏。稱玄益。槐園其號。其先馬屋原監物。為備後坂田城主。因又稱坂田氏。其裔有諱一飛者。稱玄三。乃建神農廟者也。時水野日州侯治福

山。玄三以醫仕。受祿四百石。及侯失封。遂隱于市。其侄武矩。復本姓。始仕阿部芳松公。翁其三世孫也。考順成妣鼓氏。幼警敏。喜讀書。寓菅茶山塾。弱冠遊江戶。從伊澤蘭軒池田京水學醫。又遊京師。入竹中南峯之門。悉究極其閫奧。大小方脈。靡不精詣。而療症最妙。謁治者雲擁于門。翁不問貴賤。有迎輒往。一診洞悉病源。單方重劑。莫不應手霍然。其奇効神驗。不可更僕數。初為醫。負尋常醫學教授。後擢侍醫。時良德公憂民病難得良藥。命翁時獲種於諸村。又拓其宅為藥園。翁竭力培壅。悉得其宜。民得用良藥矣。海

防議興。火技熾盛。硝石騰貴。而本藩未有能製之者。
翁殫思極慮。竟得其法。殆軼他邦。國費為之減省。其
恪勤率如此。歷事四君。並受眷寵。凡五加賜祿秩。安
政五年正月廿四日病卒。享年五十八。葬永雲寺先
兆。釋謚曰樂山院配高橋氏。生二子。皆殤。養內藤氏
子成章為嗣。嗚呼。翁提一刀匙。起斯民於垂斃者。立
馬不能算。而時漫製硝。亦有巨益於國。其門人皆能
傳薪成業。翁之德。所覃者溥矣。故門人羹牆不忘。立
碣以追成宿志。亦遺愛所致也。庸詎知翁之靈爽不
翩然下大荒。而遊娛于青松白石間也耶。

從五位下駿河守都筑君碑銘

駿河守都筑君。居住于京師。疾病嗣子峯暉。以身在
要職。不得往省。遣弟峰高。星夜西上。至則既易簀矣。
及其葬也。介妹壻西尾親。褒屬余以隧石之文。其哀
痛為何如耶。余謏陋不足承命。然峯高暨親。褒皆從
余受業。義不可辭。因叙其履歷之概。曰。君諱峯。重初
稱金之丞。後改金三郎。叙爵稱駿河守。本生父飯嶋
友直。妣石川氏。以享和三年十月十九日生。都筑峯
久養為子。都筑氏始祖曰勝房。仕于東照大君。
隸柙原康政麾下。峯父即五世孫也。文化七年。峯父

歿君繼家文政三年授勘定出役七年為勘定除評
定^所留役天保五年陞勘定組頭十四年遷大津縣
令叙布衣賜祿百苞嘉永元年擢勘定吟味役六年
補佐渡奉行又加賜祿為二百苞安政元年轉下田
奉行明年遷
禁裏附五年三月十八日卒于
任享年五十七釋追號曰顯功院君性謹厚事父母
孝養備至其為留役清廉自守決獄平允未嘗有冤
枉其歷大津佐渡諸尹多政績卒生無他嗜好唯一
心奉職夙夜恪勤不以利害得喪嬰懷事有不可必
明辨其理不避權貴立心端正雖戚婣不肯援引而

尚儉制奢有窮困者來乞輒傾橐振賙毫無靳色其
為人如此故能膺掄擢自下僚起敷歷諸職爵至從
五位下朝散大夫前後褒賜金帛衣服不可殫述其
祖宗所未有可謂榮矣配長坂氏生四男三女先卒
長峯暉現任監察次之彦為鈴木氏後次峯高繼由
井氏次某為池野氏後長女適西尾親禔次未嫁次
大繼室岩佐氏生一男一女皆殤銘曰
天生人材無世弗出人獲顯融必有厥實乃若斯人
芳躅可述天胡奪齡而莫之恤

義山飯田翁墓碣銘

洪範五福以壽為首而詩人祝嘏之辭必曰眉壽曰黃耇人之福孰有大於壽者哉蓋壽係於天非人力之所能得故雖以秦皇漢武之尊陶朱猗頓之富百方竭力求之而終不可得者壽也世有年躋八九十者人皆驚咤以為希世之遐齡况年踰百歲者不啻如神雀朱草白龜其可不謂之昭代之人瑞邪此余之所以感歎於義山翁而表揭之也翁諱易義飯田氏義山其號通稱潤輔駿河國駿東郡上香貫村人也壯歲來江都游寓數年後仕幕朝衛士青木氏性忠信敦樸喜愠不形於色澹然自得不懂慕

於榮利而勤勵職務歷事三主未嘗有過差青木氏加寵遇屢褒賞之翁天賦強健無疾病年已踰百歲筋力飲啖不異少壯時見者歎羨歆慕以為神仙中人一時都下哄傳列侯奇之延見賜金帛士庶亦爭邀之翁襟度冲曠不問朱門蓬戶有招輒往怡然如也少時嗜酒既老不復近杯杓好劍技善吹笛筆札非其所長而有人乞書輒一揮興之人珍藏以為墨寶蓋貴其壽也安政五年戊午十月患疝久而不愈明年己未三月五日考終于家距生實保二年壬戌得年百十有八洵可謂昭代之人瑞也已葬牛籠法

正寺釋氏追號曰壽山翁壯歲有室無子養親戚之
子幸七為嗣今曾孫次五右衛門承後居梓鄉云世
之蘄長生者徒知辟穀導引茹草木服金石而不知
忠信為善之得壽考也唯翁默契此理胸中樂易神
愉氣和此其所以協于天心而得曠代之壽考也歟
銘曰

秦皇所誕徐福所索蓬萊之山乃是富嶽二靈生人
遐壽如鶴寵辱不驚惟善為樂百十八齡世莫相較
天錫難老奚假仙藥

曲直瀨篁庵君墓碑銘

余少時垂帷小川巷以教授為業所居與曲直瀨氏
相近時君甫五六歲姿貌韶秀瑤環瑜珥從乳母遊
嬉絕可愛既而日來受句讀敏慧超軼群兒及稍長
則延余會親友^二講論殆十四年未嘗廢怠學業
大進儔好韻語清麗有風致文政癸丑九月始謁
文恭大君天保乙未為製藥所見習戊戌十月為奧
詰醫^{給事}慎德大君賜俸二十口掌製藥所事弘化

丙午九月 特命講本草經於躋壽館每歲賜銀
十鈔嘉永庚戌十二月爵叙法眼安政丁巳擢為醫
學教督賜俸十五口戊午六月十四日以病卒距生

文化己巳十月二十二日享年僅五十葬麻布天真
寺先塋之次君諱正貞字子幹號篁庵又號楓簷以
其庭中有漢種楓也姓越智族曲直瀨氏考諱正隆
妣王蟲氏君雖好儒術而竭力於箕業尤嗜楮鞭之
學凡群書之涉本草者靡不淹綜後園數畝栽藥草
數百種朝夕親自培溉試其性味檢其枝葉欣然自得
一切升沈寵辱付之度外而不屑也是以聲名藉二
動世執贄登門者不可勝計 慎德大君好物產
^畢治質問奇花異草使命其名甚稱 旨列侯中亦
有延君而叩問焉者嗚呼使君躋耆耄則必當究神

農之精微辨析古今之異同以成一家之言而年僅
五十溘焉以逝豈不惜哉配田中氏生四男一女長
正健次順次恒敬次玄穀女適寄合醫曾谷俊壽君
之沒也正健屬余以墓銘蓋以其相識之久也余詎
可以不文辭維曲直瀨氏為醫官名族代多聞人藏
書數萬卷余少時屢借觀以資博涉而與君交最稔
文酒歡會未嘗不相從忽二數十年往事如塵如夢
而余亦頽然以老矣其亦可哀也已銘曰

本草一經精義入神非性篤好孰涉其津懿哉伊人
闡微鉤玄萬物之情是類是陳惜哉不壽貴志九原

爰揭芳猷用詒來昆

孝女阿米墓表

自古孝女貞婦彪炳青史者。不特簪纓家有之。往往出閭巷之間。此固非有傳姆訓導之法。非有詩書彤管之教。而守道保節。確然不動。蓋稟天地純粹清淑之氣。有以全其秉彝之性。而不為私欲所汨亂。故以孀弱之姿。顧能如此。吾於孝女阿米尤有深感焉。孝女姓氏不詳。阿米其名。周防德山橋本街人。母河内村茂左衛門女。六歲喪母。家素貧。父託孝女於外舅傭作自給。後罹疾。召還孝女。佐生理。時年甫十二。孝

女日為隣里舂。軀小力微。縛石於腰。以舂。夜則紡績。達旦。僅得錢養父。一疾久而不瘥。精神昏眊。屢欲投水。孝女防護不離側。夏不輟。冬不爐。夜不解帶。女紅所得。躬不費一錢。父所嗜必買而供之。務承歡心。父雖貧且病。亦怡如也。文化四年二月。藩侯聞之。賞賜米一苞。孝女感喜益竭力。而疾終不已。乃欲詣弘法師靈蹟禱之。載父航于四國。或負或扶掖。巡拜禮瞻。八十八寺。見者感動。頒與貨物。逆旅不取宿餼。因得遍到。而毫無靈驗。鄰保勸孝女納壻。孝女恐其不得專于侍養也。辭之。鄉黨嘖嘖。稱孝。十三年閏八月。

藩侯又命歲賜米一苞終父身。明年六月。比舍失火。孝女負父走出。家具悉為煨燼。有中屋權右衛門者。深憫之。假以房舍。藩侯賜米一苞。賙之既而父疾彌篤。不欲飲食。孝女憂戚。問所欲。傾褚橐求之。奉養備至。遂不起。年六十八。孝女亦已四十二歲。哀慕啼哭如嬰兒。然定窆之事。能整飭。合葬德應寺亡母之墓。孝女自幼養父三十一年。零丁孤苦。艱楚萬狀。至此貧益甚。權右衛門以聞。藩侯惻然。賜米一苞。孝女得以立父母碣。喜甚。寒燈冷壁。勒女紅如故。嘉永四年。藩侯巡視封內。賙窮民。召孝女。賜錢若干。後又下令。

使窮民籲告。鄰里勸孝女請賑。孝女曰。父病卧。國君屢賜穀。恩德無量。今父已沒。妾寧餓死。不敢請也。藩侯聞之。賜米若干。孝女泣曰。國君其神乎。閭巷寒窶。老嫗國君何以知其情而恤之。妾亦何以得之。苟浪費此米。是慢神明也。乃托權右衛門待之。明年。俄遘疾。權右衛門大驚。延醫診之。孝女拜且謝曰。妾承君之鴻庥。而不能報。錙銖宜亟入地。無久恩君為也。但願妾死。葬父母墓側耳。語畢。不服藥。閱二日而逝。年六十二。實嘉永五年三月二日也。孝女性婉順。為人所愛。而其中毅然不可犯。粗衣荆釵。未嘗近鄉澤。而

姿儀可觀。少時有人挑之者。輒顛爾大怒。挑者駭之。孤居數十年。清心玉映。老而益堅云。權右衛門從遺言。葬德應寺父母之兆。藩士林某井上某感其至性。有司曰。孝女之孝。此而吾不能審詳。竟使窮死。其風聲。狀上之文。烏呼。孝女負婦之在世。如祥鸞瑞鳳。其風聲。所以及。可以扶植綱常。可以興起人心。故藩侯屢賜錢。以褒揚之。誠為盛德之事。而林某井上某立石表墓。亦可謂厚矣。願余謏陋。不足以傳孝女。然讀其狀。感歎久之。因叙其懿行。俾天下之為女子者。取範焉。

大聖寺松平弘齋公行狀畧

列國侯伯。林立於海內。森々如也。而求其能留心於文武。尚儉戒奢。振整一藩之政教者。鮮矣。幸而有之。天下仰之。如祥鳳瑞麟之出于世。惟爭先覩之為快。而天又遽奪之齡。不使其德業底于大成。明君之不易。講自古以然。信於大聖寺松平公。不能無深慨也。公諱利平。字豐民。篤舍公第七子。幼字鉦七郎。號弘齋。又號秉彝堂。兄恭正公歿。公嗣立。稱大藏少輔。後改備後守。平居無他嗜好。惟喜讀書。有暇則披卷終日。無倦色。命江守順竹內世綱。每月數次進講。又命侍臣平井惟直。伴讀經史。時或親說書。與侍臣相討。

論。或觸興賦詩自娛。每朝于江都。則延龜田綾瀨暨
信聽講。執弟子禮甚恭。信等屢固辭。而接遇益虔。封
邑大聖寺。未有黌館。公選通經術者。於前殿說書。令
群臣環聽。公亦臨焉。又好武技。其師各有流派。公命
分日輪番。率子弟演習于城中。而時亦臨視。尤留意
韜畧。精究甲州戰法。兵甲器械。歲加繕修。且多新製。
每慨然以謂戰陳之法。隨世而變。不可守死局也。乃
欲考古今之宜而斟酌之。以定兵制。未果而卒。初公
之立也。國帑窮蹙。財用不給。公憂之。務儉素。省冗費。
衣木綿夏葛。冬用小倉單袴。飲膳服御。不異於寒素。

無聲伎園囿玩好之娛。侍臣屢告之。終不措意。雖由
率物。蓋天性云。常憂下情難通。下令於一藩。凡有所
建白者。不論尊卑。皆可面陳。勿有顧忌。由是有請見
言事者。登時召對。屏左右聽之。雖中夜不辭也。一藩
感起。翕然嚮風。文教漸興。武備漸振。府庫亦將充牣。
而遽棄群臣。春秋僅二十有七。闔藩莫不痛惜。實嘉
永二年七月七日也。公之疾革也。作絕命辭。命筆硯。
手掉不能寫。乃口授侍臣書之。詞曰。二十餘年夢化
成一片煙。君子臨變。至其心蕩然。書畢。使讀之。笑
曰。不成語。宜火之。侍臣蹴踏公奪而付燭。即逝。神氣

後容如平時。蓋所得於道者深矣。公溫厚而謹嚴。忠
于幕廷。朝覲未嘗廢也。孝于祖先。展拜祭祀。未嘗
懈也。天保中。天下大飢。公竭力賑給。封內賴以無餓
莩。此離之患。翌年穀登。有蚩夜堆稻。乘於城門者。不
知其為誰也。國民亦請獻米若干石。公允之。用以釀
酒。頒賜于封內。其視民如傷。若此。信叨承禮遇。數侍
講幄。公開懷推誠。高權經史。議論卓異。為之歎服。嘗
命信作弘齋秉彝堂二記。信恃知愛。極言無所避。公
忻然稱善。其好學崇儒。有魏文侯之風。而樂善愛民。
視東平王無愧焉。嗚呼。使公享中壽。則其德行之美。

政教勲業之懿。必當照耀一世。俾天下之人。欽仰企
慕。不啻祥鳳瑞麟。而齡未至。有室遽騎箕尾。彼蒼者
實。不可推也。因竊叙所聞于侍臣。以傳諸來昆。且以
報知遇之萬一云。

芸齋千田翁遺愛稿

古所傳循吏以德化民者。斑斑于史籍。蓋人性本無
不善。而郊野之民。尤風俗樸直。與市井商賈。專以貨
利贏縮為事者。不侔自世教不明。或流於奢靡。或趨
于儉薄。或陷于歧慳。無賴遂至為不善。然縣令里正
有若陳寔。劉寵之徒者。諄々善導之。必復其秉彝之

性而藹然為醇厚之風不以古今而有間也吾於芸
齋千田翁不能無感焉翁名清英字明馨通稱丹治
弼芸齋武藏國兒玉郡若泉莊阿那志村之人也本
族春山氏出繼千田氏後村係□朝士安藤君永地
翁以醫術仕君知其為有德之士擢為縣令翁平居
好學涉群籍崇敬聖賢之道專以實踐為主傍好唐
詩及國歌華札亦適美受業者甚多其為縣令先教
化而後鞭朴尤嫉聚歛害民專以躬率物孝于親友
于兄弟信于朋友凡應事接物皆出於至誠故民為
德化所薰陶靡然嚮風陋習汙俗為之一新遂為敦

厚醇樸之風雖古循吏不多讓焉安政四年丁巳翁
春秋已七十告老使子英宰代其職是年十一月七
日為懸弧之辰乃開賀宴邀客翁蚤起謁管公廟拜祖
宗墳塋歸則親姻門人川赴雲集獻盃稱壽歡聲騰
沸家庭之間愉一如也翁喜甚既而門人胥議曰德
如先生不愧古人宜勒其懿行於石以傳于來昆也
乃介井田某乞予文予每謂民俗之不善自吏宰不
得其人始而仁厚敦篤如陳寔劉寵者如兔毛龜角
殆不易得每興念及此未嘗不慨然大息也今聞翁
之碩德化民感喜罔所喻安得不揭其懿行而激勵

世之為吏宰者乎哉故不敢以衰朽辭而叙其崖略
使鐫焉

新建向笠村治廳碑

秋元昭朝君采邑四千石在遠江國豐田郡而治所
在本郡德光村安政元年甲寅十一月地大震廨署
崩塌僅構廬舍治事四年丁巳十一月君遣加藤高
道及屬吏鈴木正則等閱視地勢簡擇爽塏本郡向
笠西村有八幡山頗為勝壤乃鳩工諏吉別木鑿山
遷治於此經始于五年戊午十一月至三月竣功
廳堂宏壯煥然一新不啻舊治地勢既高遠眺亦豁

東望富士山玉蓮挿天北顧秋葉光明二峯翠黛浮
空其他諸山屏矗箕拱莫知其所窮南則臨鉅海風
帆煙艇隱見遠波杳靄之間而采地諸邑悉在几席
下若俯而可撮於以施政教察風俗檢戶口督勤惰
最得其宜豈非形勝之善地也哉乃欲立碑勒文以
詒後世屬余記之余謂秋元君家世忠貞撫民人甚
惠諸有司化之皆有惻怛慈愛之心未嘗以聚斂為
事是以四千石十六村戶口繁殖無窮瘁之民而今
又遷治廳於形勝之地人民慶抃益勤稼穡其政教
之美風俗之醇亦有不可涯量者故余不揣而記之

八幡之山佑護有神堂宏基厚不震不騫政教攸出
黔黎咸安經營之功須思厥艱於焉施仁百世勿遷

阿古屋松碑

阿古屋松。古歌皆稱為陸奧之名勝。和銅五年。割陸
奧置出羽國。其遺址在村山郡平清水村千歲山。有
寺焉曰萬松。其緣起云。在古文武天皇之世。中納言
豐光為陸奧牧。有女曰阿古屋。姿貌絕豔。有美丈夫
私焉。一夕謂女曰。余老松之精。非人也。近當罹斧斤
之禍。與子從此訣矣。遂去不復來。後女聞山上巨松
為土人所伐。悲不自勝。乃構庵其側。終身念經以沒。

嘗栽稚松。愛養備至。遂成巨木。土人愛重之。名曰阿
古屋松。歲久亦枯云。予竊謂在昔一條天皇之時。中
將實方謫陸奧。欲觀阿古屋松。途遇一異翁。聞其在
出羽赴之事。見故事。談神社考。而阿古屋及實方廟
今尚在山下。則其名勝著于天下久矣。意者此松閱
數百歲。枝幹森蔚。昂霄聳壑。為天下之偉觀。時有佳
人阿古屋者。其風流婉淑。一州之閨秀。平生愛之。咏
賞其下。以寄勝情。故土人稱為阿古屋松。騷人詞客
爭詠之。而浮圖氏乃傳會。以為楓人木客之類。歟。邈
矣千載。其松與人既為烏有。其事莫得而詳焉。洵可

惜也。仙臺集。好古博雅之士也。常憂其勝之泯而不傳。欲立石以表遺跡。不果而沒。子某繼其志。請文於余。嘉其傳古名勝于不朽也。故叙其畧使刻焉。

東明山童學寺碑

阿州名西郡城內村。有山曰東明。有寺曰童學。峯巒秀麗。巖清邃。嘉樹美箭。森蔚映帶。洵靈境也。在昔弘法大師。幼冲遊而樂之。結廬以棲止。梵修之餘。娛心翰墨。憂無水。把筆管刺巖。清泉忽全涌。今巖際訶持水是也。大師汲以供硯泓。遂筆札妙天下。後手刻佛像三座。建堂寘焉。今正殿所奉祀是也。又於山下建

精舍。以為密宗道場。扁曰童學寺。正和中。津茂氏。松賀氏。修葺之。明德中有實照法師者。其弟子與諸檀越相謀。大加營造。巍然為一大刹。永正中。修理益宏敞。一切殿閣齋寮。子院廚庫。翠革輪奐。相輝映於巒光水色之間。為一郡之冠。其後天下大亂。長曾我部氏。狼噬四國。破壞佛刹。茲寺亦為其所焚毀。遂廢為寒煙涼草。鵲鳴嚇之區。僅結草庵以存舊蹟耳。逮真主龍興。乾清坤豁。億兆被皞熙之澤。廢刹寔得修建。享保中。釋湛靈請于官。募檀施遷寺於今地。而營建之近世法龍及默雅相繼增修。其規制雖不及往

昔之壯麗。亦傳密宗之一燈者。諸名宿之力也。法龍
默雅。嘗欲立碑記大師靈異之事迹。以傳于後世。皆
未果而逝。今住持智秀。紹繼其志。屬文於余。謂大
師距今千有餘年。而靈異之迹猶存。與彼王逸少之
墨池。景泰禪師之卓錫泉。相輝乎東西矣。嗚呼道德
才藝傑出于天下者。雖區區遺址。猶閱千載而不泯。
滅則為士者。不可不知其所以自務。况緇侶之住于此
而挹大師之芳猷者也哉。銘曰

峯巒奇秀。與靈鷲同。大師學書。珠泉是供。
鍾王繼徽。虞褚媿工。緒餘乃爾。真乘圓通。大轉法輪。

有煥龍宮。四海繹騷。鞠為蒿蓬。名緇重建。香華復隆。
爰標靈蹟。萬禩無窮。

大學傳首章

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
峻德皆自明也

此章是歷引尚書以釋經文明二德之旨也。康誥
周書篇名大甲尚書篇名帝典即堯典也。明德者
人心之本體。固無聖凡之異。而眾人囿於氣稟。錮
於物欲。不能全其本體之明。惟文王以徽柔懿恭
之資。用緝熙光明之功。故能明其德純粹至善天

理周流而無一毫人欲之蔽此乃文王之所獨能
之而衆人之所莫及也夫衆人之與聖人其氣質
清濁昏明之相懸不相霄壤然明德則一矣苟能用百
倍之力以明之則氣質可變物欲可消而入聖人
之域非難也因舉成湯之德以示其方蓋天生萬
物而人乃萬物之靈非以其具明德耶人之明德
即天之明命而物不得與焉其賦畀之重獨厚於
人何哉天將使斯人維持綱常陶甄民物而成參
贊之功也而人乃不肯顧念質二然為物欲所陷
溺豈非慢天之甚耶惟成湯洞見此理凡動靜語

默惟天命是顧是敬如執玉如奉水日常在此而
無頃刻之或怠故本體之明全存而酬酢萬變莫
非大中至正之道其用功之精深為何如邪因復
舉唐堯而極其大曰千古帝王之德莫大於堯而
亦不外乎克明峻德而已峻德即明德自其昭靈
不昧而言謂之明德自其廣大無窮而言謂之峻
德其實一也惟堯能明之以親九族平章百姓致
黎民時雍之化為千古帝王之冠者正以此也然
治人必自脩己始猶表直而影正故三聖人皆先
自明其德而後能新民苟不自明而欲新民猶濁

其源而求其流之清故一語繳之曰皆自明也其本末之序不可紊可謂嚴矣夫學始乎為士而終乎為聖人故學者之於聖人如射之有志夙夜專以明德為務及其久則大焉可以為聖人小焉不失為善人況有天下國家之責者尤不可以不自明若以聖人為不可企及而自暴自棄甘為小人之歸匪直辱身取禍抑負上天賦畀之重亦甚矣其真可畏也夫其亦可慎也夫

天瓢齋書畫落款譜序

吉光片羽觀者知其非凡禽古人行款亦然雖斤

兩三句綽有風致亦可以窺其抱負之高矣予少時過一朝士壁間掛山水畫幀頗明麗獨落款鄙俚不成文畫品為之減光價嗟惜久之蓋元以前多不用款恐書不佳而傷畫局至倪雲林文衡山沈石田諸家書畫俱精妙故其題識亦極可珍愛輒近畫師肆臆行款不知文理者不如學沒字碑之為愈也北越川上松岳嘗摹古人書畫落款為二冊所收皆標致清逸可以為後學之模範者而其幅悉係松岳藏弄可謂盛矣想其明窓淨几焚香展玩与古名士相拱揖於一室之內不知世間塵俗為何物其風流洒脫

之趣何如也。顧予唯窺其影響而不獲覩其真金。是為遺憾耳。

筆記禮記集說序

惕齋中村先生篤信朱子之學。屹然砥柱。不以窮達櫻其心。自四書五經至小學近思錄諸書。皆有解室鳩巢。雨森伯陽。稱為篤行醇儒。可謂知言矣。余少時讀四書。參以先生鈔說。喜其簡而該。約而不遺。蠅頭細書。摘錄卷內。丹墨爛然。嗣後得端齋大全。困勉錄等書。益致其精。而平生得力。惟鈔說居多。及讀詩經。則取先生筆記參之。着實明著。得集傳之深意。往

二有駕諸家之上者。自餘易書之言。並經涉獵。而獨以未獲覩禮記筆記為遺憾。蓋是書不顯于世。惟京師木下氏以其為姍戚。故藏弄之云。乃者某君卜一偶獲是書。將活字印刷以公于世。眎余徵序。於是始得覩之以償平生之願。深以欣幸。顧余軀材後生。何足以序之。然自髫髻沈涵先生之書。得益寔多。詎可以謏陋辭。因復有所感焉。當先生講學於京師時。伊藤仁齋父子倡異言。排朱子。氣燄烜赫。震蕩于閩西。而物徂徠與之相抗。更闢一壇坫於關左。揭漢唐訓詁之學。務以宋學為鵠。而叢射之。一時海內靡然。

從風濶倒波頽。詭怪百出。墮公超霧中而不自悟。其間篤信正學而確乎不可動。唯有先生暨鳩巢諸賢。而世知其書之有裨於世教鮮矣。孰意百餘年之後。彼倡異言而雄跨乎一代者。煙消薰歇。燼滅而朱子之學赫然復明于世。如日月之昭揭于天。而嚮之所斥以為椎魯迂濶無用之書者。顧乃逐次刊布。家傳戶誦。奉為正學之津逮。以此知莠之亂苗。鄭之亂雅。紫之奪朱。可以眩一時之俗目。而不可以昧百世之人心。可以逞一家之肌說。而不可以誣天下之公論。學者惟當崇奉孔孟之道。篤信程朱之學。不為新異

吊詭妖濫之言所燭亂也。余深感于先生之書。故不自揆。弁諸簡端。以詒世之讀是書者。雖然。斯言豈獨為是書道乎哉。

地理全志序

盈天地間者皆萬物。萬物各自有理有用。而總之林。二神禹不能究其性。隸首不能殫其數。故儒者置而不講。何則。其所務有遠且大於此者也。惟西洋人以互市為本。以舟楫為宅。以開窮嶋絕域為奇烈。鸞帆鷁船。盤旋五大洲之間。雖南北冰溟。人力所不通。亦擘空冒危。檢索嶋嶼。於是乎大地混沌。幾乎七竅皆

穿矣故自天文地理以至於金石草木禽魚之細親
驗實究極精極微洵有千古聖人未曾知者蓋西人
之性智深氣銳能忍人之所不能忍火山之下冰天
雪窖之中處之泰然其立志興功不計以歲月必至
于潰而後止此其所以精詣獨絕他邦莫所及也是
以曆筭之法船艦銃礮之制皆可取焉以供國用其
他物理之說未必無補于生民也雖然類皆區區器
數之末品物之細是究是圖至若君臣父子之倫禮
樂刑政之懿則吾未知其果能致廣大極精微與否
也聖人之於萬物一視同仁然人乃萬物之靈而天

地之心也故其立教以修己理人講明彝倫為本苟
不完仁義忠孝之道而徒殫力弊精於金石草木蟲
魚之細是務小而遺大捨本而趨末豈聖賢之學也
哉蟾洲岩瀨君自少崇奉正學而於大小本末之序
固已昭々矣第彼之所長雖瑣事末節亦可以資生
民之用者何可廢邪故刻是書以傳于世亦經世濟
物之一端也然予竊恐讀者或遺大而惟小之務也
爰書所見以為序

篁墩詩序

曩者莊原彝卿自德山來江戶寓家塾其為人溫而

慙所久沈涵竭力於經義弗究其蘊弗措而傍嗜韻
每以吟哦自娛五古慕韋蘇州七古効李北地七絕
喜王漁洋趨嚮已醇加以鎔鍊之力駿_二適上或高
淡或雄渾或有清麗之致同社諸子皆瞿然以為射
雕手矣後下帷小川街登門者日益多而自視欲然
強勉不息經益邃詩益精可與世之專以詞藝立壇
坫者相頡而不下焉嘗自抄其集為二卷謁序於祭
酒漫齋林公_二為題其卷首一言華袞如皇甫士安
之序三都頓增光價而又徵予不腆之文豈以其遊
從之久歟嗚呼予老矣舊學荒蕪志氣奄_二不振而

尋卿方且奮羽翮排風濤與都_二名士相角逐洵足
以壯吾黨之氣是大可喜也因叙平生之雅以識吾
喜且以嗟吾老云

觀有餘焉序

予少壯好山水講習餘暇逍遙於白波青嶂間自以
為天下至樂然所遊不過關左諸州及就仕版則不
能出都門一步因歎登山涉大川非有官者所能
得也惟蟾洲岩瀨君居風憲之職顧能周覽閩西數
十州之山水有輿馬騶從之安而無布衣跋涉之勞
得以極天下之至樂非至幸也耶君才高學優于文

詩書畫皆精巧往年奉

命盤旋相豆山海之間

後復奉

旨自岐嶺

路

經中州抵長崎歸途巡視天

草全島航于肥後過筑後抵下關航于浪華歷覽京畿及泉紀諸州從鳥羽下海抵吉田歸江戶水陸往還以支那里程計之殆一萬里崇峰峻嶺鉅海大湖豺狼所嗥魚龍所宅瓌琦偉麗絕特之觀悉探討而涉歷之每興到輒拈筆或詩或畫雲煙勃二從五指中坐涌固已充溢于錦囊中矣又命一瀨奇逸寫沿途之勝總計二百七十三幀奇逸精于寫真山容水態驛站港畧遠近廣狹之勢起伏向背之態一可按

圖而盡得之不但娛心目豁襟胸其有裨于地里之學匪淺也茲者屬予序之嗟夫文人詞客探山水之勝不過供區區操觚之用耳君則不然觀山海之形勢察土地之險易考風俗之美惡究政事之得失將以為密勿經綸之資故命奇逸寫之專以得真為主此亦可以窺其才畧識量之偉矣顧予年已七十山水之念灰冷久矣今對此卷見君之奔逸絕塵能無慨然於中乎故弗辭而序之

半峯百律序

律詩古詩更難古詩之為體縱橫排界不為聲律

所羈縛譬如跨驂駟馳驚於曠原平野之中磬控進
止奔逸絕塵惟吾意所之故易於施工律詩局於排
比囿於聲音句有限而意不得暢猶駕六馬而踰大
行羊腸之險左支右梧步二有礙苟馬不良車不堅
御不精心不戒則有顛跌覆敗之患故難於致力杜
少陵云晚歲稍^漸於詩律細二之一字即作詩之至寶
丹非夫浮心粗氣喜放肆而厭刻勵者所能到也堀
江半峯才氣英敏好韻語雖羈旅倥傯之中未嘗廢
吟詠頃自選其律詩百首示余乞題一言半峯性沈
靜處事精細不苟故其作詩亦能鉅心鏤肝竭力陶

鍊故雖律體之難者皆清新工總綽有風趣其詩之
傳于後不待龜灼而後知也或有惜其選之不多者
余謂詩猶兵也兵貴精不貴多周瑜以三萬破曹操
八十萬謝玄以八千破苻堅百萬阿骨打以二萬破
契丹七十萬取勝在精又安用多為哉故楓落吳江
一句可當他人數十句五更鼓角一聯可抵他人數
百首世之詩家雕千百首於版徒欲以多而半峯顧
以寥二一百律問世孰羸孰輸詩壇老將必有以辨
之矣

歲云暮矣。天寒欲雪。更闌燈灺。風籟窸窣。衰老不能寐。追思少壯舊事。恍如隔世。猶記余年甫十七。擔簦遊江都。入一齋先生之門。是時栗山二洲精里諸大儒。振教求數鐸於一世。而吾師齡未四十。與之相抗衡矣。其他名儒俊彥。若北山錦城。因是吾山天民之徒。林立角峙。極一時之盛。然余以為江都之大。人文之淵藪。固宜然也。忽二五十餘年。諸老先後相繼淪逝。而吾師巋然靈光。負海內之重望。今又遽赴道山。人才寥落。如晨星之相望。然後知耆碩之難遇。而勝流之不易得也。悵然久之。偶探架上書。湯曾我子明耐軒詩。

草披而閱之。推故標新。巧而不涉于纖麗。而不流乎靡。於古人蹊徑之外。更出一機軸。而優孟之儼。敖虎賁之類。蔡蓋鮮矣。至若遊覽憑吊之什。則奇峰怪巖。踴躍飛舞之間。江山皆活。而殘墟遺蹟。往以爲藉古英雄心事。以自泄骯髒跌宕浩瀚之氣。意深思遠。骨勁神蒼。悲涼淋漓。使閱者俯仰今昔。慨然有興廢盛衰之感。余擊節驚咤。以為後起之彥。恨無傾蓋之遇。不知其經術文章果何如耳。然其詩之精巧。業已足以振風騷於將衰。而壯吾黨之氣。老懷為之披豁軒舉。不知意外雪飛峭寒凜。沁肌也。急剔燈呵硯冰奮。

筆題其卷首。於虐天之降才。何代無之。第余衰朽寡交。雖有後世才畹若子章者。未之知也。更望子章益加強勉。激六經之芳潤。振百家之精醇。闢壇坫。建旗鼓。激厲後進之秀。相與揭風抗雅。鼓吹奎運。不俾諸老擅美於寬政文化之際。顧不偉矣乎。然志不高。不可以成大。氣不雄。不可以致遠。若區區貧富窮通毀譽得喪之細。子章付之淡雪可也。

百盃宴記

紫溪山人襟度清曠。常以詩文自娛。性嗜酒。又愛竹。而於榮利泊如也。四方騷雅之士。聞其風致。雖未有

一而之雅者。皆贈書畫若盃卮。今齡四十有二矣。而其數已盈一百。因又自號百盃樓云。今茲四月五日。開百盃宴於不勤堂前。以邀客。是日風日清美。櫻花爛發。嘉賓雲集。簪舄雜遝。乃陳書畫羅百盃。設觥錄事之酒令。使衆賓環坐。每人舉一盃。飲畢順送。以盡盃數為度。既而酒進盃巡。有十餘盃而頓醉者。有三四十盃而歌且舞者。有五六十盃而揮毫揮灑者。有累百盃始醉者。酣嬉淋漓。談笑騰沸。玉山欲倒。其風流清遠。如蘭亭之集。其豪邁磊落。如飲中八仙之會。加以風日之駘蕩。櫻花之穠艷。洵可謂曠代之雅宴。

昇平之樂事矣。然人或^有以百盃為湛于酒者。余謂
堯千鍾。孔百觚。古人所傳。未必無其近似者。而劉景
升之三雅。不知盡幾斗。李太白亦有詩云。百年三萬
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盃。古者賢豪俊偉之士。其飲
不啻百盃。何獨於山人怪之哉。但古人之飲酒。舉數
百盃。而溫恭自持。從容不亂。山人之於酒。亦如此矣。
害其風流韻事哉。山人名龜角。字千載。號紫溪。奧州
三春之人也。頃者山人寄書請記其事。故為述其畧
如此。

誠齋記

越溪芝田封內。釋迦塚淺野。共甫往年從藩儒丹羽
伯弘^請學。命其讀書之室。伯弘取大學誠意之旨。命曰
誠齋。且欲為共甫作記。而未成。遽為古人因命津山
章^甫屬記於余。余固辭弗護。則為之記曰。人得天命
之理。以生。謂之性。二具於中。以為一身之主宰。謂之
心。二之發動。謂之意。二之本源。曷嘗有不善。又曷嘗
有不誠哉。但人不能無耳目口鼻四肢之欲。則私意
有以淆之。於是乎意有不善。而不誠者。蓋善惡之機
相戰於方寸之中。質二焉。擾二焉。如棼絲如晻霧。為
善為惡。為鬼為人。其間不能以髮苟無省察而克治。

之則惡者常勝善者常敗而遂陷於小人之歸可不
懼且慎哉是以君子既有格致之力以明事物之理
使其心昭融洞徹無所蔽而其臨事應物必誠其意
以禁遏其苟且自欺之萌前好善必如好色惡必
如惡臭使一毫私意不淆雜其間故業修德立雖
暗室屋漏之中俯仰無愧者正以此也共甫為人志
篤而學純才高而行確平素服膺師訓竭力於聖賢
誠意之學故為一村之長臨事治民寬嚴相濟威惠
並行而無纖毫自欺之私民感其至誠翕然歸之凡
有事訟咸取決焉藩侯嘉賞之命共甫佐鄉長參預

數十年村之政累世賜謁見得行獨禮之式蓋封內賜
謁見者非有勲勞不能得也其誠意之効既已彰著
如此且共甫之先曰逸見政久天正中自山城率舊
臣之衆至若狹謁藩顯祖公公命冠賜偏諱許子孫
冠其名且賜章服配以養女每戰為先鋒後公自若
狹移封加賀大聖寺後又轉封越後越田政久從焉
慶長中石田三成之叛上杉氏舊臣舉兵於越後公
命政久守阪井砦多戰功寬永中與倭從二十五人
開草萊墾新田頗有功於國顯祖公大賞之門閥之
榮亦如此且其承藩侯之寵任而為衆民所敬愛也

更望共甫益務誠意之學而未嘗懈弛則業彌修德
彌邵以為一國之循吏而無愧於古君子之行豈不
更盛哉故余弗敢以衰老辭而為之記以勉焉

春窓記

筑前藩醫師中村見泰居博多市中頗為熱鬧之區
而宅邊渠水潺湲清徹可鑑隔渠有菅公祠相傳公
謫宰府時從此捨船登陸祠中有梅數十株花時皓
如玉雪清香馥二襲人廣瀨淡窓嘗命其書室曰春
窓蓋以此也見泰天資溫粹與人相接盎然如春精
於醫術有一些回春之妙請治者趾相錯于門鞅掌

不暇而襟度清遠好韻語翛然如孤山處士吟哦于
暗香疎影之間而白鶴給使于左右門外塵囂風馬
牛不相及其室謂之春窓也固宜因漫思之菅公德
馨薰徹四海一閩之市莫不有祠而筑前乃公所謫
居其流風餘韻比他邦有更盛焉者見泰觀梅花之
的皪仰德業於千古夙夜自強不息則回春之妙返
魂之奇益臻其極英聲芳譽藹著九州如春風之吹
草木匪難也淡窓命室之意其亦在乎茲也歟故余
推其意而記之

天理之在人心萬古不變炯如日星但錮於物欲囿
乎風習遂不能全其性然忠臣孝子貞女烈婦傑出
乎其間者自古有之有則時君世主必賜金穀旌門
閭俾聞者感起此亦樹風教之一端也豫州今治卜
部孺人別宮盛恭之女以寬政十二年生長而嫁卜
部方舊文政七年四月方舊病沒孺人年僅二十五
子方彊甫七歲孺人守節育孤兒幹理家事卜部氏
雖高而家世居今治供藩侯貨物之用為豪族而孺
人不喜奢麗華侈遊宴事粗衣菲食惟產業是勤益
教殷盛其教子慈而嚴接人恭而有禮崇奉祖宗必

盡誠敬孀居數十年貞操益確一鄉皆稱賢母藩侯
聞而褒稱之賜孺人銀一鉅許中衣用帛蓋特恩異
數古來所罕有實嘉永五年十一月也今茲安政丁
巳孺人齡五十有八子方彊請余文欲傳之子孫以
為龜鑑余謂貞女烈婦斑斑照映史籍而近世罕聞
豈世愈降風俗愈漓而無其人歟抑雖有之時君世
主或不加旌表遂沈薶湮滅于市井閭里草莽之間
而世莫之知歟若孺人貞操懿行固不讓古賢而藩
侯褒揚之以風勵國人其政教之美亦可知矣故為
作小傳俾子孫不忘其德焉

書孝子久米盛治傳後

余嘗聞赤穗義士堀部彌兵衛本貫越後芝田求仕
入江戸蟬於堀部氏赤穗之變偕大石良雄等復君
讐忠烈震天下今孝子久米盛治兄弟亦芝田藩士
其父為人所殺時兄弟皆幼不識讐面惟以圖搜索
之三十餘年流離困頓備歷艱楚遂復讐與堀部氏
爭光百代是時有飯嶋量平者亦報母姊二人之仇
何芝田之多忠臣孝子也豈北越山水靈秀之氣所
鬱輻而生歟抑藩侯政教之懿薰陶涵育使之然歟
小川弘奮筆為之傳使孝子偉蹟暴著於天下振勵
忠孝節烈之心其有裨於世教匪淺也欣閱數回題
一言而還之

南山中谷翁畫像贊

翁諱發祥字子高稱久左衛門中谷氏號南山紀州
人也家世業販鬻壯年失怙恃產業衰落翁慨然歎
曰大丈夫安可汨沒市井碌二虛度一生耶乃託妻
子於親戚單身來江戸營生計開關數年後仕新宮
水野侯忠恪勤勵守儉素遂能立門楣家道饒裕會
鄉里長子沒而無^治產者翁告歸與室人相謀立次子
還江戸復仕水野侯室人亦負慎自翁東遊鞠育二

子拮据支持二十餘年未嘗出戶閭翁欲迎之而不
願入都會之地故翁置別室有二男曰半藏曰藤三
即半藏繼家云翁容貌魁偉性溫厚受人親姻故舊
因其振賙而脫窮窶者不可勝計安政四年六月四
日以疾卒壽七十矣贊曰
懿哉維翁志氣英明閭閻發迹都會致榮事君愛物
本于至誠圖畫寓神儼然如生百世不朽永存令名



110X
329
16